

顧氏文房小說



顧氏文房  
小說

青山樓  
慎

五聖曰曰上漢  
通奇樓曰曰曰

顧氏文房小說

目錄

古今注三卷

晉崔豹

隋唐嘉話三卷

唐劉餗

周秦行紀

唐牛僧孺

南岳魏夫人傳

博異志

唐谷神子

楊太真外傳二卷

宋樂史

臥游錄

宋呂祖謙

山家清事

宋林洪

目録  
明道雜志

宋張耒

宜齋野乘

宋吳枋

松窓雜錄

唐李潛

柳氏舊聞

唐李德裕

芥隱筆記

宋龔頤正

艾子雜說

宋蘇軾

梅妃傳

唐曹鄴

集異記二卷

唐薛用弱

虬髯客傳

唐杜光庭

資暇集三卷

唐李匡乂

幽閑鼓吹

唐張固

小爾雅

漢孔鮒

葆光錄三卷

宋龍明子

洛陽名園記

宋李格非

趙飛燕外傳

漢伶玄

高力士外傳

唐郭湜

開元天寶遺事二卷

五代王仁裕

續齊諧記

梁吳均

海內十洲記

漢東方朔

卓異記

唐李翱

松漠記聞二卷

宋洪皓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四卷

漢郭憲

白猿傳

碧雲馱

宋梅堯臣

劉賓客嘉話錄

唐韋絢

嘯旨

文錄

宋唐庚

深雪偶談

宋方嶽

詩品三卷

梁鍾嶸

本事詩

唐孟榮

德隅齋畫品

宋李廌

鼎錄

梁虞荔



古今註卷目

卷上

輿服第一

都邑第二

卷中

音樂第三

鳥獸第四

魚蟲第五

卷下

草木第六

雜註第七

問答釋義第八

古今注上

崔豹字正熊

輿服第一

大駕指南車起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兵士皆迷於是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卽帝位故後常建焉舊說周公所作也周公治致太平越裳氏重譯來貢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駟車五乘皆爲司南之制使越裳氏載之以南緣扶南林邑海際暮年而至其國使大夫

宴將送至國而還亦乘司南而背其所指亦其  
年而還至始制車轄轄皆以鐵還至鐵亦銷盡  
以屬巾車氏收而載之常爲先導示服遠人而  
正四方車灋具在尚方故事漢末喪亂其灋中  
絕馬先生紹而作焉今指南車馬先生之遺灋  
也

馬鈞曹魏時人

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起於西京亦曰記里車  
車上爲二層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層擊鼓行十  
里上層擊鐺尚方故事有作車灋

辟惡車秦制也挑弓葦矢所以袪除不祥也

陽山顧氏文房

豹尾車周制也所以象君子豹變尾言謙也古  
軍正建之今唯乘輿得建焉

金斧黃鉞也鐵斧玄鉞也三代通用之以斷斬  
今以金斧黃鉞爲乘輿之飾玄鉞諸王公得建  
之武王以黃鉞斬紂故王者以爲戒太公以玄  
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爲戒漢制諸公亦建玄鉞  
以太公秉之助武王斷斬故爲諸公之飾焉大  
將軍出征特加黃鉞者以銅爲之黃金塗刃及  
柄不得純金也得賜黃鉞則斬持節將也

鍠秦改鐵鉞作鍠始皇制也一本云鍠秦制也

今乘輿諸公王妃主通建之也

麾所以指麾武王右執白旄以麾是也乘輿以黃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

五輅衡上金爵者朱雀也口銜鈴鈴謂鑾所謂和鑾也禮記云行前朱鳥鸞也前有鸞鳥故謂之鸞鸞口銜鈴故謂之鑾鈴今或爲鑾或爲鸞事一而義異也

車輻棒也漢朝執金吾金吾亦棒也以銅爲之黃金塗兩末謂爲金吾御史大夫司隸校尉亦得執焉御史校尉郡守都尉縣長之類皆以木

爲吾焉用以夾車故謂之車輻一曰形似輻故謂之車輻也

祭戟父之遺象也詩所謂伯也執父爲王前驅及前驅之器也以木爲之後世滋僞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謂之祭戟公王以下通用之以前驅信幡古之徽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爲符信故謂爲信幡也乘輿則畫爲白虎取其義而有威信之德也魏朝有青龍幡朱鳥幡玄武幡白虎幡黃龍幡五而以詔四方東方郡國以青龍幡南方郡國以朱鳥幡西方郡

國以白虎旛北方郡國以玄武旛朝廷畿內以黃龍旛亦以騏驎旛高貴鄉公討晉文王自乘黃龍旛以麾是也今晉朝唯用白虎旛信旛用烏書取其飛騰輕疾也一曰以鴻鴈燕乙者去來之信也

重耳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或曰重較在軍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云重較耳

穰衣廝役之服也取其便於用耳乘輿進食者服穰衣前漢董偃綠幘青鞵加穰衣以見武帝厨人之服也



伍伯一伍之伯也五人曰伍五長爲伯故稱伍伯一曰戶伯漢制兵吏五人一戶竈置一伯故戶伯亦曰火伯以爲一竈之主也漢諸公行則戶伯率其伍以導引也古兵士服韋弁今戶伯服赤幘纁衣素韎弁之遺法也

唱上所以促行徒也上鼓而行節也

警蹕所以戒行徒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警入蹕謂出軍者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也故云出警入蹕也至漢朝梁孝王王出稱警入稱蹕降天子一等焉一曰蹕路也謂行者皆警於塗

路也

華蓋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華蓋也

曲蓋太公所作也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制曲蓋焉戰國常以賜將帥自漢朝乘輿用四謂爲鞞輓蓋有軍號者賜其也一伺風鳥夏禹所作也

雉尾扇起於殷世高宗時有雉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爲王后夫人之車服輿車有翼

即緝雉羽爲扇翼以障翳風塵也漢朝乘輿服  
之後以賜梁孝王魏晉以求無常准諸王皆得  
用之

障扇長扇也漢世多豪俠象雉尾扇而制也長扇

金根車秦制也秦并天下閱三代之輿服謂殷  
得瑞山車一曰金根車故因作金根之車秦乃  
增飾而乘御焉漢因而不改

漢舊制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纁紺淳黃爲圭  
長二丈九尺九寸五百首諸侯王赤綬四采赤  
黃纁紺淳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太皇太后

皇太后皇后皆與乘輿同長公主天子貴人與諸侯王同綬者特加也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三采綠紫紺淳綠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一丈七尺百八十首公主封君服紫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淳青圭長一丈七尺百二十首自青綬以上緹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

緹者古佩璲也佩綬相迎授故曰緹紫綬以上緹綬之間得施玉環止玉玦云千石六百石黑

綬三采青赤紺純青圭長一丈六尺八十首四  
百石三百石長同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  
一采淳黃圭長一丈五尺六十首自黑綬以下  
繼皆長三尺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百石青紺綬  
一采婉轉繆織織長一丈二尺九先合單紡爲  
一系四系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成一文文  
采淳爲一圭首多者系細首少者系麤皆廣一  
尺六寸也漢末喪亂玉佩之法絕而不傳魏侍  
中王粲識古佩法始更制焉

帙魏武帝所制也以軍中服之輕便又作五色

愜以表方面也

白筆古珥筆示君子有文武之備焉

兩漢京兆河南尹及執金吾司隸校尉皆使人  
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皆持角弓違  
者則射之有乘高窺闕者亦射之魏晉設角弩  
而不用也

青囊所以盛印也奏劾者則以青布囊盛印於  
前示奉王法而行也非奏劾日則以青繒爲囊  
盛印於後謂奏劾尚質直故用布非奏劾日尚  
文明故用繒也自晉朝以來劾奏之官專以印

居前非奏劾之官專以印居後也

文官冠進賢冠古委兒之遺象也武官冠惠文冠古緇布冠之遺象緇布冠上古之法武人尚質故取法焉

舄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濕也天子赤舄凡舄色皆象於裳

履者履之不帶者也

不借者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於人故名不借也又漢文帝履不借視朝

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

以自輔故作五明扇焉秦漢公卿士大夫皆得  
用之魏晉非乘輿不得用

貂蟬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采而不炳煥外柔  
易而內剛勁也蟬取其清虛識變也在位者有  
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識時而  
動也

劔漢世傳高祖斬白蛇劔長七尺漢高祖爲泗  
水亭長送徒驪山所提劔理應三尺耳後富貴  
則得七尺寶劔捨舊劔而服之後漢之世唯聞  
高祖以所佩之劔斬白蛇而高祖常佩此劔便



謂此劍即斬蛇之劍也

吳大皇帝有寶刀三寶劍六一曰白虹二曰紫  
電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刀  
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曰漏景

孫文臺獲青玉馬鞍其光照衢

### 都邑第二

封疆畫界者封土爲臺以表識疆境也畫界者  
於二封之間又爲壇埒以畫分界域也

闌市垣也闌市門也

肆所以陳貨鬻之物也店所以置貨鬻之物也

肆陳也店置也

杲愚屏之遺象也塾門外之舍也臣來朝君至門外當就舍更詳熟所應對之事也塾之言熟也行至門內屏外復應思惟杲愚復思也漢西京杲愚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于今郡國廳前亦樹之

城門皆築土爲之累土曰臺故亦謂之臺

門也

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於其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抵觸垣牆故爲溝以隔之故曰洋溝也

闕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示四方焉

蒼龍闕畫蒼龍白虎闕畫白虎玄武闕畫玄武朱雀闕上有朱雀二枚

城者盛也所以盛受人物也

廟者皃也所以髣髴凡人之靈皃也

隍者城池之無水者也

紫塞秦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焉

丹徼南方徼色赤故稱丹徼爲南方之極也塞者塞也所以擁塞戎狄也徼者繞也所以繞遮蠻夷使不得侵中國也

拘攔漢成帝顧成廟有三玉鼎二真金鑪槐樹悉爲扶老拘攔畫飛雲龍角於其上也

古今注上

陽山顧氏文房

古今注中

崔豹字正熊

音樂第一

雉朝飛者牧犢子所作也齊處士泯宣時人年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雄雌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乃作朝飛之操將以自傷焉其聲中絕魏武帝宮人有盧女者故冠軍將軍陰叔之妹年七歲入漢宮學鼓琴琴特鳴異於諸妓善爲新聲能傳此曲盧女至明帝崩後放出嫁爲尹更生之妻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而

無子父兄將爲之改娶妻聞之中夜起倚戶而  
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歌曰將垂比翼隔  
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衣不寢食忘餐後人  
因爲樂章焉

走馬引樗里牧恭所作也爲父報冤殺人而亡  
藏於山谷之下有天馬夜降圍其室而鳴夜覺  
聞其聲以爲吏追乃奔而亡去明視之馬跡也  
乃惕然大悟曰豈吾所居之處將危乎遂荷衣  
糧而去入于沂澤援琴鼓之爲天馬之聲號曰  
走馬引馬

淮南王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服食求仙遍禮方士遂與八公相携俱去莫知所在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淮南王之曲焉

武溪深乃馬援南征之所作也援門生爰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能臨嗟哉武溪多毒淫

吳趨曲吳人以歌其地也

箜篌引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而櫂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

流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墮河水死於是  
援箜篌而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歌聲甚悽愴曲  
終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還以其聲語妻麗玉  
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  
泣焉麗玉以其聲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焉  
平陵東翟義門人所作也王莽殺義義門人作  
歌以怨之

薤露蒿里並喪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  
傷之爲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  
亦謂人死魂魄歸乎蒿里故有二章一章曰薤



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還復滋人死一去何  
時歸其二曰蒿里誰家地聚斂覓魄無賢愚鬼  
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孝武時李  
延年乃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  
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爲挽歌

長歌短歌言人生壽命長短定分不可妄也

求也

陌上桑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  
爲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爲越王家令羅敷  
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  
奪焉羅敷乃彈箏乃作陌上歌以自明焉

杞梁妻杞植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杞植戰死妻  
嘆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生人之苦  
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而  
死其妹悲其姊之貞操乃爲作歌名曰杞梁妻  
焉梁植字也

釣竿伯常子妻所作也伯常子避仇河濱爲漁  
父其妻思之每至河側作釣竿之歌後司馬相  
如作釣竿之詩今傳爲古曲也

董逃歌後漢游童所作也後有董卓作亂卒以  
逃亡後人習之以爲歌章樂府奏之以爲烟

戒也

短簫鏡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所作也所以建武揚德風勸戰士也周禮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者也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短簫鏡歌鼓吹之一章耳亦以賜有功諸侯

上留田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兄不字其孤弟者鄰人爲其弟作悲歌以諷其兄故曰上雷田

日重光月重輪群臣爲漢明帝所作也明帝爲

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其一曰  
日重光其二曰月重輪其三曰星重輝其四曰  
海重潤漢末喪亂後其二章亡舊說云天子之  
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輝如星霑潤如海太  
子皆比德焉故云重爾

橫吹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  
得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所聲二  
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軍和帝  
時萬人將軍得用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  
具存世用者黃鶴龍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

楊柳黃華子赤之陽望行人等十曲  
後漢蔡邕益琴爲九絃後還用七絃

鳥獸第四

揚白鷺也似鷹尾上白

扶老禿秋也狀如鶴而大大者頭高八尺善與人鬪好啖蛇

鴈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繒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爲虞人所獲嘗銜蘆長數寸以防繒繳焉

鳧鴈在江邊沙上食沙石悉皆銷爛唯食海蛤

不消隨其糞出用以爲藥倍勝餘者

鶴千歲則變蒼又二千歲變黑所謂玄鶴也

猿五百歲化爲瓊

鷓鴣出南方鳴常自呼常向日而飛畏霜露早晚希出有時夜飛夜飛則以樹葉覆其背上

吐綬鳥一名功曹

驢爲牡馬爲牝生騾騾爲牝馬爲牡

秦始皇有七名馬追風白兔躡景奔電飛翮銅爵最鳧

鴛鴦水鳥鳧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

一思而至死故曰疋鳥

兔口有缺尻有九孔

麋有牙而不能噬鹿有角而不能觸麋一名麇  
青州人謂麇為麋

雀一名嘉賓言常棲集人家如賓客也

鷲一名天女又名名鷲鳥

鵲一名神女

鳩鵲一名鳴鳩

烏一名孝鳥一名玄鳥

鷄一名燭夜

狗一名黃耳

猿一名參軍

羊一名髯鬚主簿

魚蟲第五

螢火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

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作腐

草爲之食蚊蚋

螻蛄一名天螻一名穀胡卜一名碩鼠有五能

而不成伎術一飛不能過屋二緣不能窮木三

洄不能窮谷四掘不能覆身五走不能絕人



蟋蟀一名吟蛩一名蛩秋初生得寒則鳴一云  
濟南呼爲懶婦

蝙蝠一名仙鼠一名飛鼠五百歲則色白腦重  
集則頭垂故謂之倒折食之神仙

螯蜞小蟹生海邊泥中食土一名長卿其一有  
螯偏大者名擁劍一名執火其螯赤故謂之執  
火云

長蚊蠓蝟也身小足長故謂長蚊

蠅虎蠅狐也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蠅一名

蠅蝗一名蠅豹豹一本作子

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促織謂鳴聲如急織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績也促織一曰促機一名紡緯

蚯蚓一名蛇壇一名曲壇善長吟於地中江東謂之歌女或謂之鳴砌

飛蛾善拂燈一名火花一名慕光

蠅蜋一名龍子一曰守宮善上樹捕蟬食之其長細五色者名爲蜥蜴短大者名蝾螈一曰蛇醫大者長三尺其色玄紺者善螫人一名玄螈一曰綠螈也

蜻蛉一名青亭一名胡蝶色青而大者是也小而黃者曰胡梨一曰胡離小而赤者曰赤卒一

名絳騶一名赤衣使者好集水上亦名赤弁丈人

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江東呼爲撻末色白背青者是也其大如蝙蝠者或黑色或青斑名爲鳳子一名鳳車名鬼車生江南柑橘園中

紺蝶一名蜻蛉似蜻蛉而色玄紺遼東人呼爲紺幡亦曰童幡亦曰天雞好以七月群飛暗天海邊夷貊食之謂海中青鰕化爲之也

魚子曰蠅亦曰鯤亦曰鮓言如散稻米也

鯉之大者曰鱣鱣之大者曰鮪

蟻娘能以土苞糞推轉成丸圓正無斜角莊周曰蝓蝓之智在於轉丸一曰蝓蝓一曰轉丸一

曰弄丸

蝓牛陵螺也形如蝓蝓殼如小螺熟則自懸於葉下野人結圓舍如蝓牛之殼故曰蝓舍亦曰蝓牛之舍也蝓殼宛轉有文章絞轉爲結似螺殼文名曰螺縛童子結髮亦爲螺髻亦謂其形似螺殼

白魚赤尾者曰魮紅一曰魮或云雌者曰白魚

雄者曰鮪魚子好群沫水上者名曰白萍

蝦蟇子曰蝌蚪一曰玄針一曰玄魚形圓而尾

大尾脫即腳生

烏賊魚一名河伯度事小吏

本草作由事小吏

兗州人呼赤鯉爲赤驥謂青鯉爲青馬黑鯉爲

玄駒白鯉爲白麒黃鯉爲黃雉

鯨魚者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十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月六月就岸邊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大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驚畏皆逃匿莫敢當者其雌曰鯢大者亦長千

里眼爲明月珠

水君狀如人乘馬衆魚皆導從之一名魚伯大水乃有之漢末有人於河際見之

人馬有鱗甲如大鯉魚但手足耳目鼻與人不異爾見人良父乃入水中

龜名玄衣督郵

鼈名河伯從事

江東呼青衣魚爲婢鱗呼童子魚爲土父呼鼈爲河伯使者

結草蟲一名結葦好於草末折屈草葉以爲巢窟處處有之

古今注中

古今注下

山雀  
豹  
字正熊

草木注第六

甘實形如石榴者謂之壺甘

六駁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癩駁

白楊葉圓青楊葉長柳葉亦長細

移楊圓葉弱蒂微風大搖一名高飛一名獨搖

蒲柳生水邊葉似青楊一曰蒲楊

移楊亦曰移柳亦曰蒲移

水楊蒲楊也枝勁細任矢用又有赤楊霜降則

葉赤材理亦赤也

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每風來輒自相解了不相牽綴樹之階庭使人不忿嵇康種之舍前

杜仲皮中有絲折之則見

木蜜生南方合體皆甜嫩枝及葉皆可生噉味如蜜解悶止渴其老枝及根幹堅不可食細破煮之前以爲蜜味倍甜濃糯棗葉如柳實似柿而小味亦甘美

蘇枋木出扶南林邑外國取細破煮之以染



翳或作鑿翳木出交州色黑而有文亦謂之烏  
文木也

紫梅木出扶南色紫亦謂之紫檀

螢豆一名治螢葉似葛而實長尺餘可蒸食一  
名螢菽

狸豆一名狸沙一名獵沙葉似葛而實大如李  
核可啗食也

虎豆一名虎沙似狸豆而大實如小兒拳亦可  
食

馬豆一名馬沙似虎豆而小實大如指亦可食  
也

荆葵一名戎葵一名苾芨華似木槿而光色奪

目有紅有紫有青有白有赤莖葉不殊但花色  
異耳一曰蜀葵

芙蓉一名荷華生池澤中實曰蓮花之最秀異  
者一名水芝一名水花色有赤白紅紫青黃紅  
白二色莖多花大者至百葉

茨雞頭也一名鴈頭一名芟葉似荷而大葉上  
蹙皺如沸實有芒刺其中如米可以度饑也

萬連葉如鳥翅一名烏羽一名鳳翼花大者其  
色多紅綠紅者紫點綠者紺點俗呼爲仙人花  
一名連纈花

酒杯藤出西域藤大如臂葉似葛花實如梧桐  
實花堅皆可以酌酒自有文章瑩徹可愛實大  
如指味如荳蔻香美消酒土人提酒來至藤下  
摘花酌酒仍以實銷醒國人寶之不傳中土張  
騫出大宛得之事出張騫出關志

烏孫國有青田核莫測其樹實之形至中國者  
但得其核耳得清水則有酒味出如醇美好酒  
核大如六升瓠空之以盛水俄而成酒劉章得  
兩核集賓客設之常供二十人之飲一核盡一  
核所盛以復中飲飲盡隨更注水隨盡隨盛不

可久置久置則苦不可飲名曰青田酒

枳椇子一名樹蜜一名木錫實形拳曲核在實外味甜美如錫蜜一名白石一名白實一名木石一名木實一名枳椇

棘實爲棗杼實爲豫桑實爲椹楮實爲任

匏瓠也壺蘆瓠之無柄者也瓠有柄者懸瓠可以爲笙曲沃者尤善秋乃可用之則漆其裏瓠亦瓠也瓠其摠瓢其別也

羊躑躅花黃羊食之則死羊見之則躑躅分散故名羊躑躅

漆樹以剛斧斫其皮開以竹管承之汁滴管中  
即成漆也

稻之黏者爲黍亦謂稔爲黍

禾之黏者爲黍亦謂之稔亦曰黃黍

九穀黍稷稻粱三豆二麥

荼蓼也紫色者荼也青色者蓼也其味辛丑苦  
食明目或謂紫葉者爲香茶青者爲青茶亦謂  
紫色者爲紫蓼青色者爲青蓼其長大不苦者

爲高蓼

高或作馬

蒜叩蒜也俗人謂之小蒜胡國有蒜十許子共

爲一株籜幕裹之名爲胡蒜尤辛於小蒜俗人亦呼之爲大蒜

揚州人謂莢爲斑杖不知食之

荆楊人謂菹爲叢

藜荷似藟苴而白藟苴色紫花生根中花未散時可食久置則銷爛不爲實矣葉似薑宜陰翳地種之常依陰而生

燕支葉似薊花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爲燕支中國人謂之紅藍以染粉爲面色謂爲燕支粉今人以重絳爲燕支非燕支花所染也燕

支花所染自爲紅藍爾舊謂赤白之間爲紅即  
今所謂紅藍也

苦葳一名苦織子有裏形如皮弁始生青熟則  
赤裏有實正圓如珠亦隨裏青赤長安兒童謂  
爲洛神珠一曰王母珠一曰皮弁草

沈釀者漢鄭弘爲靈文鄉嗇夫行官京洛未至  
宿一埭埭名沈釀於埭逢故舊友人四顧荒郊  
村落絕遠酤酒無處情抱不伸乃以錢投水中  
依口而飲飲盡酣暢皆得大醉因更爲沈釀川  
明旦乃分首而去

雜注第七

孫亮作流離屏風鏤作瑞應圖凡一百二種

魏武帝以馬瑙石爲馬勒車渠爲酒垆

莫難珠一名木難色黃出東夷

陽燧以銅爲之形如鏡向日則火生以艾承之則得火也

長安婦人好爲盤桓髻至于今其法不絕墮馬髻今無復作者倭墮髻一云墮馬之餘形也

盤龍釵梁冀婦所制

梁冀改驚翠眉爲愁眉



魏官人好畫長眉今多作翠眉警鶴髻

孫權時名舸爲赤馬言如馬之走陸也又以舟名馳馬

驚帆曹真有馱馬名爲驚帆言其馳驟如烈風之舉帆疾也

魏文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田尚衣段巧笑四人日夕在側瓊樹乃制蟬鬢縹眇如蟬故曰蟬鬢巧笑始以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來善爲衣裳一時冠絕

問答釋義第八

程雅問董仲舒曰自古何謂稱三皇五帝對曰  
三皇三才也五帝五常也三王三明也五霸五  
嶽也

牛亨問曰將離別相贈以芍藥者何答曰芍藥  
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亦猶相招召贈之以  
文無文無亦名當歸也欲忘人之憂則贈以丹  
棘丹棘一名忘憂草使人忘其憂也欲蠲人之  
忿則贈之青堂青堂一名合懽合懽則忘忿  
程雅問拾廬木一名無患者昔有神巫名曰寶  
一本  
作實  
眊能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此為捧殺之世

人相傳以此木爲衆鬼所畏競取爲器用以却  
厭邪鬼故號曰無患也

牛亨問曰自古有書契已來便應有筆世稱蒙  
恬造筆何也答曰蒙恬始造即秦筆耳以枯木  
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蒼毫非兔毫竹  
管也又問彤管何也答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載  
事故以彤管用赤心記事也

孫興公問曰世稱黃帝鍊丹於鑿硯山乃得仙  
乘龍上天群臣援龍鬚鬚墜而生草曰龍鬚有  
之乎答曰無也有龍鬚草一名縉雲草故世人

爲之妾傳至如今有虎鬚草江東亦織以爲席  
號曰西王母席可復是西王母乘虎而墮其  
鬚也

牛亨問曰冕旒以繁露何也答曰綴  
下重  
如繁露也

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答曰今之華表  
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  
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亦  
以表識衢路也秦乃除之漢始復修焉今西京  
謂之交午也

牛亨問曰籍者何也答曰籍者尺二竹牒記人之年名字物色縣之官門案省相應乃得也

程雅問曰凡傳者何也答曰凡傳皆以木爲之長五寸書符信於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爲信也如今之過所也

牛亨問曰草木生類乎答曰生類也又曰有識乎答曰無識也又曰無識寧得爲生類也答曰物有生而有識者有生而無識者有不生而有識者有不生而無識者夫生而有識者蟲類也生而無識者草木也不生而無識者水土也不

生而有識者鬼神也

牛亨問曰蟻名玄駒者何也答曰河內人並河而見人馬數千萬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以火燒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是大蟻故今人呼蚊蚋曰黍民名蟻曰玄駒也

牛亨問曰蟬名齊女者何答曰齊王后忿而死尸變爲蟬登庭樹嘒唳而鳴王悔恨故世名蟬曰齊女也

長洲顧氏家藏宋本校行

古今注下

陽山顧氏文房

隋唐嘉話 并序

彭城劉 鍊 字昂卿撰

述曰余自髫髻之年便多聞往說不足備之大典故繫之小說之末昔漢文不敢更 先帝約束而天下理康若高宗拒孔母之言近之矣曹參擇吏必於長者懼其文害觀焉馬周上事與曹參異乎許高陽謂死命爲不能非言所也釋教推報應之理余嘗存而不論若解奉先之事何其明著友人天水趙良玉睹而告余故書以記異

薛道衡聘陳爲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

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洛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隋高頰僕射每以盤盛粉置於卧側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明則錄以入朝行之

京城南隅芙蓉園者本名曲江園隋文帝以曲名不正詔改之

李德林爲內史今與楊素共執隋政素功臣豪侈後房婦女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藥夜入其室則其寵妾所召也素俱執於庭將斬之百藥年未二十儀神儁秀素意惜之曰聞汝善爲文可作詩



自叙稱吾意當免汝死後解縛授以紙筆立就素覽之欣然以妾與之并資從數十萬

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鷺泥否

煬帝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帝每銜之胄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

僕射蘇威有鏡姝精好曾日蝕既鏡亦昏黑無所見威以為左右所汗不以為意他日日蝕半缺其鏡亦半昏如之於是始寶藏之後櫃內有聲如磬

尋之乃鏡聲也無何而子蔓死後更有聲無何而  
威敗後不知所在云

洛陽南市即隋之豐都市也初築外垣之時掘得  
一塚無甓甃棺中有平上朱衣銘云筮言居朝龜  
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矣校其年月當魏黃初  
二年

隋文帝夢洪水沒城意惡之乃移都大興術者云  
洪水即唐高祖之名也

平陽公主聞高祖起義太原乃於鄠司竹園招集  
亡命以迎軍時謂之娘子兵

秦王府倉曹李守素尤精譜學人號爲肉譜虞祕  
書世南曰昔任彥昇善談經籍時稱爲五經筍宜  
改倉曹爲人物志

隋司隸薛道衡子收以文學爲秦王府記室早亡  
太宗追悼之謂梁公曰薛收不幸短命若在當以  
中書令處之

太宗將誅蕭牆之惡以匡社稷謀於衛公李靖靖  
辭謀於英公徐勣勣亦辭帝以是珍此二人  
太宗燕見衛公常呼爲兄不以臣禮初嗣位與鄭  
公語恒自名由是天下之人歸心焉

太宗每見人上書有所裨益者必令黏於寢殿之壁座卧觀覽焉

太宗每謂人曰人言魏徵舉動踈慢我但覺其嫵媚耳貞觀四載天下康安斷死刑至二十九人而已戶不夜閉行旅不資糧也

太宗謂群臣曰始人皆言當今不可行帝王道唯魏徵勸我今遂得功業如此恨不得使封德彝等見之衛公既滅突厥斥境至於大漠謂太宗曰陛下五十年後當憂北邊高宗末年突厥爲患矣突厥之平僕射溫彥博請其種落于朔方以實空

虛之地於是入居長安者且萬家鄭公以爲夷不  
亂華非久遠策爭論數年不決至開元中六胡州  
竟反叛其地復空也

衛公始困於貧賤因過華山廟訴於神且請告以  
位宥所至辭色抗厲觀者異之佇立良久乃去出  
廟門百許步聞後有大聲曰李僕射好去顧不見  
人後竟至端揆隋大業中衛公上書言高祖終不  
爲人臣請速除之及京師平靖與骨儀衛文昇等  
俱收衛骨旣死太宗慮囚見靖與語固請於  
高祖而免之始以白衣從趙郡王南征靜巴漢擒

蕭銑蕩一楊越師不留行皆靖之力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水橋控弦四十萬太宗初親庶政驛召衛公問策時發諸州軍未到長安居人勝兵不過數萬胡人精騎騰突挑戰日數十合帝怒欲擊之請請傾府庫賂以求和潛軍邀其歸路帝從其言胡兵遂退於是據險邀之虜弃老弱而遁獲馬數萬匹玉帛無遺焉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銓人至梁公房蔡公杜愕然端視良久降階與之抗禮延入內廳共食甚恭曰二賢當爲興王佐命位極人臣杜年壽稍減於房

耳願以子孫相託貞觀初杜薨於右僕射房位至  
司徒秉政三十餘載

太宗之爲秦王府僚多被遷奪深患之梁公曰餘  
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也帝大驚由  
是親寵曰篤杜僕射薨後太宗食瓜美槍然思之  
遂輟其半使置之於靈座

鄭公嘗拜掃還謂太宗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  
外悉棄了而竟不行因何有此消息帝笑曰時實  
有此心畏卿嗔遂停耳

太宗會罷朝怒曰會殺此田舍漢文德后問誰觸

忤陛下帝曰豈過魏徵每廷爭辱我使我常不自  
得后退而具朝服立於庭帝驚曰皇后何為若是  
對曰妾聞主勝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直言  
妾幸備數後宮安敢不賀

太宗得鷄絕俊異私自臂之望見鄭公乃藏於懷  
公知之遂前白事因語古帝王逸豫徵以諷諫語  
久帝惜鷄且死而素嚴敬徵欲盡其言徵語不時  
盡鷄死懷中

太宗謂梁公曰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  
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嘗寶此三



鏡用防已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太宗令衛公教侯君集兵法既而君集言於帝曰李靖將反至於微隱之際輒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此君集反耳今中夏義安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矣而求盡臣之術者是將有他心焉

衛公爲僕射君集爲兵部尚書自朝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不覺靖謂人曰君集意不在人必將反矣

太宗中夜聞告侯君集反起繞床而步亟命召之以出其不意既至曰臣陛下幕府左右乞留小子

帝許之流嶺南爲奴俟君集旣誅錄其家得二美人容色絕代太宗問其狀曰自爾已來常食人乳而不飯又君集之破高昌得金筆二甚精御府所無亦隱而不獻至時并得焉

英公始與單雄信俱臣李密結爲兄弟密旣亡雄信降王充勳來歸國雄信壯勇過人勳後與海陵王元吉圍洛陽元吉恃其膂力每親行圍王充召雄信告之酌以金椀雄信盡飲馳馬而出槍不及海陵者尺勳惶遽連呼曰阿兄阿兄勳王雄信攬轡而止顧笑曰胡兒不緣你且了覓充旣平雄信

將就戮英公請之不得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  
不了此勳曰平生誓共為灰土豈敢念生但以身  
已許國義不兩遂雖死之顧兄妻子何如因以刀  
割其股以肉啖雄信曰示無忘前誓雄信食之不  
疑

英公雖貴為僕射其姊病必親為粥釜燃輒焚其  
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為自苦如此勳曰豈為無人  
耶顧今姊年老勳亦年老雖欲久為姊粥復可得  
乎

英公嘗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

五爲難當賊有所不快者無不殺之十七八爲好賊上陣乃殺人年二十便爲天下大將用兵以救人死

郭公尉遲敬德性驍果而尤善避槊每單騎入敵人刺之終不能中反奪其槊以刺敵海陵王元吉聞之不信乃令去槊刃以試之敬德云饒王著刃亦不畏傷元吉再三來刺旣不少中而槊皆被奪去元吉力敵十夫由是大慙恨 太宗之禦竇建德謂尉遲公曰寡人持弓箭公把長槍相副雖百萬衆亦無柰我何乃與敬德馳至敵營叩其軍門

大呼曰我大唐秦王能鬪者來與汝決賊追騎甚衆而不敢逼禦建德之役旣陳未戰太宗望見一少年騎駿馬鎧甲鮮明指謂尉遲公曰彼所乘馬真良馬也言之未已敬德請取之帝曰輕敵者亡脫以一馬損公非寡人願敬德自料致之萬全及馳往并擒少年而返即王充兄子僞代王琬宇文士及在隋亦識是馬實內廐之良也帝欲旌其能並以賜之

太宗將征遼衛公病不能從帝使執政以起之不起帝曰吾知之矣明日駕臨其第執手與別靖謝

曰老臣宜從但犬馬之疾日月增甚恐死於道路  
仰累陛下帝撫其背曰勉之昔司馬仲達非不老  
病竟能自強立勲魏室靖叩頭曰老臣請輦病行  
矣至相州病篤不能進駐蹕之役高麗與靺鞨合  
軍方四十里

太宗望之有懼色江夏王進曰高麗傾國以抗王  
師平壤之守必弱假臣精卒五千覆一本根則數  
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帝不應旣合戰爲賊所乘  
殆將不振還謂衛公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蕞而  
之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時江夏在側帝顧之

道宗具陳前言帝悵然曰時忿遽不憶也駐蹕之  
役六軍爲高麗所乘 太宗命視黑旗英公之麾  
也候者告黑旗被圍帝大恐須臾復曰圍解高麗  
哭聲動山谷勦軍大勝斬首數萬俘虜亦數萬  
鄭公之薨 太宗自製其碑文并自書後爲人所  
間詔令仆之及征高麗不如意深悔爲是行乃歎  
曰若魏徵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旣渡遼水令馳驛  
祀以少牢復立碑焉

征遼之役梁公留守西京勅以便宜從事不請或  
詣留臺稱有密者梁公問密謀所在對曰公則是

也乃驛遞赴行所及車駕於相州 太宗聞留守  
有表送告人大怒使人持長刀於前而後見之問  
反者爲誰曰房玄齡帝曰果然叱令斬腰璽書責  
梁公以不能自任更有如此者得專斷之

太宗嘗止一樹下曰此嘉樹宇文士及從而美之  
不容口帝正色曰魏公常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  
人爲誰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日果然士及叩頭  
謝曰南衙群官面折廷爭陛下嘗不得舉手今臣  
幸左右若不少有順從陛下雖貴天子復何聊乎  
帝意復解



太宗使宇文士及割寅以餅拭手帝屢目焉士及佯爲不悟更徐拭而便啗之

趙公宴朝貴酒酣樂闋顧群公曰無忌不才幸遇休明之運因緣寵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貴可謂極矣公視無忌富貴何與越公或對爲不如或謂過之曰自揣誠不羨越公所不及越公一而已越公之貴也老而無忌之貴也少

武衛將軍秦叔寶晚年常多疾病每謂人曰吾少長戎馬經三百餘戰計前後出血不啻數斛何能無病乎

秦武衛勇力絕人其所將槍踰越常制初從太宗圍王充於洛陽馳馬頓之城下而去城中數十人共拔不能動叔寶復馳馬舉之以還迄今國家每大陳設必列於殿庭以旌異之

隋唐嘉話上

隋唐嘉話中

太宗令虞監寫列女傳以裝屏風未及求本乃暗書之一字無失

太宗將致櫻桃於鄴公稱奉則以尊言賜又以卑乃問之虞監曰昔梁帝遺齊巴陵王稱餉遂從之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祕書也

太宗稱虞監博聞德行書翰詞藻忠直一人而已兼是五善太宗稱虞監亡哭之慟曰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虞公之爲祕書於省後堂集群書中

事可爲文用者號爲北堂書鈔今此堂猶存而書盛行於代太史令李淳風校新曆成奏太陽合日蝕當旣於占不吉太宗不悅曰日或不蝕卿將何以自處曰有如不蝕則臣請死之及期帝候日於庭謂淳風曰吾放汝與妻子別對以尚早一刻指表影曰至此蝕矣如言而蝕不差毫髮

李太史與張文收率更坐有暴風自南而至李以南五里當有哭者張以爲有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遇送葬者有鼓吹焉

潤州得玉磬十三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是晉某

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者法月數當十三今缺其一宜於黃鐘東九尺掘必得焉勅州求之如其言而得之貞觀中景雲見河水清張率更以爲景雲河水清歌名曰燕樂今元會第一奏是也

太宗之平劉武周河東士庶歌舞於道軍人相與爲秦王破陣樂之曲後編樂府云

破陣樂被甲持戟以象戰事慶善樂廣神屣履以像文德鄭公見奏破陣樂則俯而不視慶善則翫之而不厭

太宗閱醫方見明堂圖五藏之系咸附於背乃愴

然曰今律杖笞柰何令髡背分受乃詔不得笞背  
貞觀中有河內人妄爲妖言大理丞張蘊古以其  
素狂病不當坐 太宗以有情令斬之尋悔以無  
所及自後每決死刑皆令五覆奏

梁公以度支之司天下利害郎曹當闕求之未得  
乃自職之

張賓客文瓘之爲大理獲罪者皆曰張卿所罰不  
爲枉也

中書令馬周始以布衣上書 太宗覽之未及終  
卷三命召之所陳世事莫不施行舊諸街晨昏傳

叫以警行者代之以鼓城門入由左出由右皆周  
發也舊官人所服唯黃紫二色而已貞觀中始令  
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以上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  
品以青焉貞觀中棟材力驍捷善持射者謂之飛  
騎上出遊幸則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猛獸皮鞵以  
從李義府始召見太宗試令詠烏其末句云上林  
多許樹不借一枝栖帝曰吾將全樹借汝豈唯一  
枝

宋謝朓詩云芳洲多杜若貞觀中醫局求杜若度  
支郎乃下芳州令貢州判司報云坊州不出杜若

應由謝朓詩誤 太宗聞之大笑判司改雍州司  
法度支郎免官

太宗病甚出英公爲疊州刺史謂 高宗曰李勣  
才智有餘屢更大任恐其不厭伏於汝故有此授  
今若即發者我死後可親任之如遲疑顧望便當  
殺之勣奉詔不及家而行有梟晨鳴於張率更庭  
樹其妻以爲不祥連唾之文收云急灑掃吾當改  
官言未畢賀者已在門

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死生人 太宗令於  
飛騎中揀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以



告太常卿傅弈弈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犯正若使呪臣必不得行帝召僧呪弈弈對之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忽然自倒若爲所擊者便不復蘇

貞觀中有婆羅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於是士馬奔湊其處如市時傅弈方卧病聞之謂其子曰是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不能敵唯零羊角破之汝可往試之焉胡僧緘膝甚固末良久乃得見出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今理珠王者皆用云

閻立本家代善畫至荊州張僧繇舊迹曰定虛得

名耳明日更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坐卧觀之留宿  
其下十日不能去張僧繇始作醉僧圖道士每以  
此嘲僧群僧於是聚錢數十萬買閭立本作醉道  
士圖今並傳於代

率更令歐陽詢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  
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則布毯坐觀因  
宿其傍三日而後去

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兒始廢撥用手今俗謂指琵琶是也

貞觀初林邑獻火珠狀如水精云得於羅刹國其

人朱髮黑身獸牙鷹爪也

太宗宴近臣戲以嘲謔趙公無忌嘲歐陽率更曰  
聳髀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獼  
猴詢應聲云索頭連背暖侘褻褻畏肚寒只由心溷  
溷所以面團團帝改容曰歐陽詢豈不畏皇后聞  
趙公后之弟也

高開道作亂幽州矢陷其頰召醫使出之對以鏃  
深不可出則俾斬之又召一人如前對則又斬之  
又召一人如前曰可出然王湏忍痛因鉞面鑿骨  
置楔於其間骨裂開寸餘抽出箭鏃開道奏伎進

膳不輟

太宗之征遼作飛梯臨其城有應募爲梯首城中  
矢石如雨而竟無爲先登英公指謂中書舍人許  
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健要是不解思量  
帝聞將罪之

太宗謂鄂公曰人言卿反何故答曰臣反是實臣  
從陛下討逆伐叛雖憑威靈幸而不死然所存皆  
鋒刃也今大業已定而反疑臣乃悉解衣投於地  
見所傷之處 帝對之流涕曰卿衣矣朕以不疑  
卿故此相告何返爲以恨

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

薛萬徹尚丹陽公主 太宗嘗謂人曰薛駙馬村氣主羞之不與同席數月 帝聞而大笑置酒召對握槊賭所佩刀子佯爲不勝解刀以佩之罷酒主悅甚薛未及就馬遽召同載而還重之逾於舊梁公夫人至妬 太宗將賜公美人屢辭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

空年暮帝欲有所優詔之意夫人執心不迴帝乃  
令謂之曰若寧不妬而生寧妬而死乃遣酌卮酒  
與之曰若然可飲此醑一舉便盡無所留難帝曰  
我尚畏見何況於玄齡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  
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

虞監草行本師於釋智未嘗樓上學書業成方下  
其所弃筆頭至盈瓮褚遂良問虞監曰某書何如  
求師曰聞彼一字直錢五萬官豈得若此曰何如  
歐陽詢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官豈得若此

褚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於此虞曰若使手和筆  
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褚喜而退

褚遂良其父亮尚在乃別開門勅嘗有以賜遂良  
使者由正門而入亮出曰渠自有門

褚遂良爲太宗哀冊文自朝還馬誤入人家而  
不覺也

太宗征高麗高宗留居定州請驛遞表起居飛  
奏事自此始也

高宗之將冊武后河南公褚遂良謀於趙公無忌  
英公勣將以死諍趙公請先入褚曰太尉國之元

舅脫事有不如意使上有怒舅之名不可英公曰  
勩請先入褚曰司空國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  
罪功臣之名不可遂良齒自草茅無汗馬功蒙先  
帝殊遇以有今日且當不諱之時躬奉 遺詔不  
効其愚衷何以下見 先帝揖二公而入帝深納  
其言事遂中寢

王義方時人比之襖鹵鄭公每云王生太直 高  
宗朝李義府引爲御史義府以定冊武后勳恃寵  
任勢王惡而彈之坐是見貶坎軻以至於終矣  
薛中書元起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分然平生



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有患應聲病者問鑿官蘇澄云自古無此方今吾  
所撰本草網羅天下藥物亦謂盡矣試將讀之應  
有所覺其人每發一聲腹中輒應唯至一藥再三  
聲過至他藥復應如初澄目為處方以此藥為主  
其病自除

楊弘武為司戎少常伯 高宗謂之某人何因輒  
授此職對曰臣妻韋氏性剛悍服以此人見囑臣  
若不從恐有後患帝嘉其不隱笑而遣之

盧尚書承慶總章初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

失米廬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  
無一言而退廬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  
中既無喜容亦無愧容亦無愧詞又改注曰寵辱  
不驚考中上

元本缺  
數字

長三數年間宮中可得陰映何力一無所應但誦  
古詩云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意謂此是塚墓  
間本非宮中所宜種孝仁遽令拔去更樹梧桐也  
許高陽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嶺南及敬宗死博士  
袁思古議謚曰諤昂子彥伯於衆中將擊之袁曰  
今爲賢尊報讐何爲反怒彥伯慙而止

李義府既居榮寵葬其父祖自京至於一原七十餘里役者相繼始國家以來人臣喪事之盛所未有也京城東有塚極高大俗謂呂不韋塚以其銳上亦謂之尖塚咸淳初布政坊法海寺有英禪師言見鬼物云秦莊襄王遇其舍求食自言是其塚而後代人妄云不韋也

祕書少監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鸚鵡銜一物入其堂置案上而去乃魚袋忤決數日而加大夫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人皆多劉而鄙戴有老婦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婦問左右曰

此劉僕射戴僕射曰戴僕射因急就前曰此是不  
解事僕射却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戴僕射無異  
迹當朝以不能言及薨高宗歎曰自吾喪至德  
無可復聞當其在時事有不是者未嘗放我過因  
索其前後所陳章奏盈篋閱而流涕朝廷始追重  
之

高宗乳母盧本滑州總管杜才幹妻才幹以謀逆  
誅故盧没入於宮中帝既即位封燕國夫人品第  
一盧既藉恩寵屢訴才幹枉見構陷帝曰此先朝  
時事朕安敢追更先朝之事卒不許及盧以亡復

請與才幹合葬帝以獲罪先朝亦不許之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儀獨持國政嘗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云脉脉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曉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郡公望之猶神仙焉

高宗時司農欲以冬藏餘菜賣之百姓以墨勅示僕射蘇良嗣判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去園葵況臨御萬邦而販蔬鬻菜事竟不行

楊汴州德幹高宗朝爲萬年令有宦官恃貴寵放鷄不避人禾稼德幹擒而杖之二十悉拔去鷄

頭官者涕泣袒背以示於帝帝曰你情知此漢寧  
何須犯他百姓竟不之問

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陽盧滎陽鄭清河博陵二崔  
隴西趙郡二李等七姓恃其族望耻與他姓爲婚  
乃禁其自姻娶於是不敢復行婚禮餽其女以送  
夫家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太尉無忌徐  
司空勣於朝堂立語徐戲松嘉隱云以公木何得  
非松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公曰汝不能  
復矯對耶嘉隱曰何煩矯對但取其以鬼木耳徐

歎曰此小兒作僚面何得如此聰明徐狀胡故也  
高宗時蠻群聚爲寇討之輒不利乃以徐敬業爲  
刺史州發卒郊迎敬業盡放令還單騎至府賊聞  
新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他事已畢  
方曰賊皆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史而往觀  
者莫不駭愕賊初持兵覘望見船中無所有乃閉  
營藏隱敬業直入其營內使告云國家知君等爲  
貪吏所苦非有他惡可悉歸田里後去者爲賊唯  
召其魁帥責以早降之意各杖數十而遣之境內  
肅然其祖英公聞之壯其膽畧曰吾不辦此然破

我家者必此兒英公既薨 高宗思平遼勲令制  
其塚像高麗中三山猶漢霍去病之祁連云後孫  
敬業兵起武后令掘平之大霧三日不解乃止焉

隋唐嘉話中

陽山顧氏文房



隋唐嘉話下

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

武后時投匭者或不陳事而謾以嘲戲之言於是乃置使先閱其書奏然後投之匭中有司自此始也

徐大理有功每見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爭嘗與后反復辭色逾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猶迴顧曰臣身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除名爲庶人如是再三終不挫折朝廷倚賴至今猶懷之

其子預選有司皆曰徐公之子豈可拘以常調者乎

皇甫文備武后時酷吏也與徐大理論獄誣徐黨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無何文備爲人所告有功訊之在寬或曰彼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汝所言者私忿也我所守者公法也安以私害公

李昭德爲內史婁師德爲納言相隨入朝婁體肥行緩李顧待不即至乃發怒曰耐耐殺人田舍漢婁聞之反徐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是婁

師德弟拜代州刺史將行謂之曰吾以不才位居  
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據過分人所嫉也將何以  
全先人髮膚弟長跪曰自今雖有唾某面者某亦  
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免兄憂師德曰  
此適所謂爲我憂也夫前人唾者發於怒也汝今  
拭之是惡其唾而拭之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將  
自乾何若笑而受之武后之年竟保其寵祿率是  
道也

武后初稱周恐下心不安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  
員外多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符至有車載斛量

之誅有御史臺令史將入室值裏行御史數人聚  
立門內令史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  
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  
御史許之謂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  
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羞而止

武后臨朝薛懷義勢傾當時雖王主皆下之蘇良  
嗣僕射遇諸朝懷義偃蹇不爲禮良嗣大怒使左  
右牽拽搭面數十武后知曰阿師當向北門出入  
南衙宰相往來勿犯他

武后使閻知微與田歸道使突厥歸道還云突厥

叛知微爭之后乃令知微多持金帛以武延秀往  
娉其女突厥果留使者而入寇尊知微與可汗等  
以示華人大破趙定等州自河以北騷然朝廷以  
爲知微賣國乃族閻氏知微不知無何逃還武后  
業已致戮乃云其惡臣子所嫉賜百官甘心焉於  
是兵刃交下非要職者或不得其次云

武后初爲明堂明堂後又爲天堂五級則俯視明  
堂矣未就並爲天火所焚今明堂制度卑狹於前  
猶三百餘尺

武后爲天堂以安大像鑄大儀以配之天堂旣焚

鍾復鼻絕至中宗欲成武后志乃斲像令短建聖善寺閣以居之今明堂始微於西南傾工人以木於中薦之武后不欲人見因加爲九龍盤紮之狀其圓蓋上本施一金鳳至是改鳳爲珠群龍捧之武后將如洛陽至閔鄉縣東騎忽不進召巫言晉龍驤將軍王濬云臣墓在道南每爲樵者所苦聞大駕今至故求哀后勅去墓百步不得耕殖至今荆棘森然

將軍王果嘗經峽口見一棺於崖側將墜使人遷之平遽得銘云更後三百年水漂我臨長江欲墮

不墮逢玉果

張易之昌宗初入朝官位尚卑諂附者乃呼爲五郎六郎自後因以成俗

張昌儀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寵所居奢溢逾於王主末年有人題其門曰一絢絲能得幾日絡昌儀見之遽下筆書其下曰一日即足無何而禍及

張昌宗之貴也武三思謂之王子晉後身爲詩以贈之詩至今猶傳

補闕喬知之有寵婢爲武承嗣所奪知之爲綠珠篇以寄之末句云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

君盡寵者結於衣帶上投井而死承嗣驚惋不知其故既見詩大恨知之竟坐此見構陷亡

沈佺期以工詩著名燕公張說嘗謂之曰沈三兄詩直須還他第一

武后遊龍門命群官賦詩先成者賞錦袍左史東方虬既拜賜坐未安宋之問詩復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稱善乃就奪袍衣之

狄內史仁傑始爲江南安撫使以周赧王楚王項羽吳王夫差越王勾踐吳夫槩王春申君趙他馬援吳桓王等神廟七百餘所有害於人悉除之唯



夏禹吳太伯季札伍胥四廟存焉

魏僕射元忠每立朝必得常處人或記之不差尺寸魏僕射本名真宰 武后朝被羅織下獄有命出之小吏聞者以告魏驚喜曰汝名何曰元忠乃改從元忠焉

朱正諫敬則代著孝義自宇文周至 國家並令旌表門標六闕

中宗反正後有武當縣丞壽春周憬存慨有節操乃與王駙馬同皎謀誅武三思事發同皎見害憬遁於比干廟中自刎臨死謂左右曰比干忠臣也

神龍中洛城東地若水影纖微必照就視則無所  
見長史李承喜上表慶賀

崔融司業作武后哀策文因發疾而卒時人以爲  
三二百年來無此文

朝儀魚袋之飾唯金銀二等至武后乃改五品以  
銅中宗反正從舊

景龍中中宗遊興慶池侍宴者遞起歌舞并唱下  
兵詞方便以求官爵給事中李景伯亦起唱曰迴  
被尔時酒卮兵兒志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  
竊恐非宜於是乃罷坐

景龍中多於側門降 黑勅斜封以授人官爵時  
人號爲斜封官

景龍中妃主家竟爲奢侈駙馬楊慎交武崇訓至  
油灑地以築毬場

兵部尚書韋嗣立景龍中 中宗與韋后幸其在  
封嗣立爲逍遙公又改其所居鳳凰原爲清虛原  
鸚鵡谷爲幽棲谷吏部南院舊無選人坐韋嗣立  
尚書之爲吏部始奏請有司供牀褥自後因爲故  
事

昆明池者漢孝武所穿有捕魚利京師賴之 中

宗朝安樂公主請焉 帝曰前代已來不以與人不可主不悅因大役人徒別掘一池號曰定昆池既成 中宗往觀令公卿賦詩李黃門日知詩云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當時作者勞及 睿宗即位謂之曰當時朕亦不敢言非卿中正何能若是無何而遷侍中

李侍中日知初爲大理丞 武后方肆誅戮大卿胡元禮承旨欲陷人死今日知改斷再三不從元李使謂李曰胡元禮在此人莫覓活李起謂使者日知諮卿李日知在此人莫覓死竟免之

中宗崩既除喪吐蕃來弔深衣練冠待於廟今定陵自有寢廟若擇宗室最長者素服受禮於彼其可乎舉朝稱善而從之

徐彥伯常侍 睿宗朝以相府之舊拜羽林將軍徐既文士不悅武職及遷謂賀者曰不喜有遷且喜出軍耳

崔司知琬 中宗朝爲侍御史彈宗楚客反盛氣作色 帝優之不令問因召每彈人必先進內狀許乃可自後以爲故事

代有山東士大夫類例三卷其非士族及假冒者

不見錄署云相州僧曇劉撰後柳常侍冲亦明於族姓中宗朝爲相州刺史詢問舊老云自隋已來不聞有僧曇劉蓋嫉於時故隱名氏云

李大夫傑之爲河南尹有婦人訴子不孝其子涕泣不自辯明但言得罪於母死甘分察其狀非不孝子再三喻其母母固請殺之李曰審然可買棺來取兒屍因使人尾其後婦旣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而棺至李尚冀其悔喻之如初婦執意彌堅時道士方在門外密令擒之旣出其不意一問便曰某與彼婦人有私常爲兒所制故欲除之乃

杖母及道士殺便以向棺載母喪以歸

裴知古自中宗武后朝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竊曰此人即當墮馬好事者隨而觀之行未半坊馬驚墮殆死嘗觀人迎婦聞婦佩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死云其知音皆此類也又善於攝衛開元十二年終年且百歲近代言樂衛道弼爲最天下莫能以聲欺者

曹紹葢沈之弼皆爲太樂令享北郊監享御史有怒於葢欲以樂不和爲之罪雜扣鍾磬使葢暗名之無誤者由是反歎伏

元行沖賓客爲太常少卿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莫有識者元視之曰此阮咸所造樂具乃令匠人改以木爲聲甚清雅今呼爲阮咸是也

太平公主於京西市掘池贖水族之生者置其中謂之放生池墓銘云龜言水著言市

今上之爲潞州別駕將入朝有軍人韓凝禮自謂知兆上因以食箸試之旣布卦一箸無故自起凡三偃三起觀者以爲大吉徵旣而誅韋氏定天保因此行也凝禮起家五品至今猶存



今上旣誅韋氏擢用賢俊改中宗之政依貞觀  
故事有志者莫不想望太平中書令元之璟御史  
大夫構河南尹傑皆一時之選時人稱姚宋畢李  
焉

張同州沛之在州也任正名爲錄事劉幽求爲朝  
邑尉沛奴下諸官而獨呼二公爲劉大任大若平  
常之交

今上之誅韋氏沛兄涉爲殿中監見殺并令誅沛  
沛將出就州正名時假在家聞之遽出曰朝廷初  
有大難同州京之佐輔柰何單使一至便害州將

請以死守之於是勸令覆奏因送沛於獄曰正名若死使君可憂不然無慮也時方立元勳用事於中竟脫沛於難二公之力

蕭至忠自晉州之入也蔣大理欽緒即其妹壻送之曰以足下之才不憂不見用無爲非分妄求至忠不答蔣退而曰九代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至忠既至中書令歲餘以誅死

開元始年上悉出金銀珠玉錦繡之物於朝堂若山積而焚之示不復御用也

姚開府凡三爲相而必兼兵部至於軍鎮道里與

騎卒之數皆暗能計之矣

郭尚書元振始爲梓州射洪令徵求無厭至掠部人賣爲奴婢者甚衆武后聞之使藉其家唯有書數百卷後令聞資財所在知皆以濟人於是竒而免之後爲涼州都督路不拾遺藩國聞其風多請朝獻自國家善爲涼州者郭居其最

今上之初吐蕃傾國作寇某官薛訥爲元帥以禦之大捷而還時有賀者退曰薛公謙而有禮宜有凱旋故事每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賜王宮以下射中鹿賜爲第一院賜綾其餘布帛有差至開元八

年秋舍人許景先以爲徒耗國賦而無益於事乃破執之其禮至今遂絕

京城諸州邸貞觀初所造至開元初李尚書入悉賣與居人以錢入官

崔湜之爲中書令河東公張嘉貞爲舍人湜輕之常呼爲張底後曾商量數事意皆出人右湜驚美久之謂同官曰知無張底乃我輩一般人此終是其坐處湜死十餘載河東公竟爲中書焉

東封之歲洛陽平御路北市東南隅得銘漢丞相長史朱買臣墓云蒼言市千載之後阿誰是七十

年丞相

源乾曜張說以八月初五今上生之日請爲千秋節百姓祭皆就此日名爲賽白帝群臣上萬歲壽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結絲承露囊更相遺問十九年春詔州縣社及奠並不得用牲牢薦脯醢而已十九年夏詔京都置太公廟於孔子廟之西以秋春仲月上戊日致祭漢留侯張良配享置令丞錄事各一員

洛陽畫工解奉先爲嗣江王家畫壁像未畢而逃及見擒乃妄云功直已相當因於像前誓曰若負

心者願死爲汝家牛歲餘奉先卒後歲餘王犇產  
一騎犢有白文於背曰解奉先觀者日夕如市時  
今上二十年也

后土祠隔河與梁山相望舊立山神像以配座如  
妃疋焉至開元中年始別建室而遷出之或云張  
燕公之爲也

懷州北有丹水其源出長平山下傳云秦殺趙卒  
其水變赤因以爲名今上始幸太原知其故改爲  
懷水潼津關爲周密

開元初司農卿姜師度引洛水灌朝邑澤盡發以

修堤堰墓爲水所湍擊今寢頽削焉

崔潞府日知歷職中外恨不居八座及爲太常於  
都寺廳事後起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人謂之崔  
公望省樓

俗五月五日爲競渡戲自襄州已南所向相傳云  
屈原初沉江之時其鄉人乘舟求之意急而爭前  
後因爲此戲

晉謝靈運鬚美臨刑施爲南海祇恒寺維摩詰鬚  
寺人保惜初不虧損 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鬪  
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驛取之又恐爲他人所得

因剪弃其餘遂絕

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地有以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楊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以雄爲假稱珍恠不詳也

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存

舊人皆服袞巾至周武始爲四脚國初又加巾子焉

高齊蘭陵王長恭白類美婦人乃著假面以對敵與周師戰於金墉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乃爲舞



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今人面是

靈州鳴沙縣有沙人馬踐之輒鎗然有聲持至他處信宿之後而無復聲矣

今開通元寶錢武德四年鑄其文歐陽詢率更所書也

王右軍蘭亭序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爲僧求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曰或以獻晉王王不之寶後僧果從帝借榻及登極竟未從索果師死後弟子僧辯得之太宗爲秦王日見榻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焉及知在辯師處

使蕭翊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  
十年乃搨十本以賜近臣帝崩中書令褚遂良奏  
蘭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祕於昭陵

晉平南將軍侍中王廙右軍之叔父工草隸飛白  
祖述張衛法後得索靖書七月二十六日一紙每  
寶說之遭永嘉喪亂乃四疊綴於衣中以過江今  
蒲州桑泉令豆盧器得之疊迹猶存

王右軍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藁草不具年月日  
朔其真本云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月辛亥  
而書亦真小開元初年潤州江寧縣瓦官寺修講

堂匠人於鴟吻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  
縣丞李延業求得上岐王獻便留不出或云後却  
借岐王十二年王家失火圖書悉爲煨燼此書亦  
見焚云

盧黃門思道仕高齊久不得進時和士開方貴寵  
用事或謂盧曰何不一見和王思道素自高欲往  
恐爲人所見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門立者衆矣盧  
駐轡望之彼何人斯森然而與槐柳齊列因鞭馬  
疾去有過盧黃門思道者見一胡人在座問此何  
等答曰從兄浩反語盧浩尚爲老胡

梁常侍徐陵聘於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以遺陵令傳之江左陵速濟江而沉之從者以問陵曰吾爲魏公藏拙

隋唐嘉話下

夷白齋宋  
板重雕